

聲

××先生：

讀了七月份的「書評書目」中您的大作——「中國新詩人出生年表」後，我推薦四個朋友有資格算得上「詩人」，似可補入。

①蘇秀華（蘇凌），民國卅四年生，她大學時代即在星座詩社發表作品，並有詩集（就我擁有她兩本作品為證），她曾在政大、東吳教過書，去年讀完奧勒岡大學文學博士回來後，因沒有聯絡不知現在那兒。

②陳明台，民國卅六年生，也為蔣勳同班同學，他和他父親（大名已忘）同為笠詩社創辦人兼健將。因此大學時代，他就早有詩作發表，而那時蔣勳的創作多為短篇小說，陳後來唸文化大學民族研究所（？），以後的去向，就不知道了。

③周安托，我讀大學時，他的作品早被大家公認為「文化學院最具代表的詩人」（那時您已離開文化學院）他本來在美濃國中教書，後來被高信疆拉來臺北，現在「時報出版社」任主編，去年曾得時報文學獎新詩類優等獎。（筆名安托）

④高信疆（高上秦），他大學時寫新詩的筆名為「高歌」，他和周安托的出生年都約民國卅四或卅五年。

我從民國五十四年開始寫作，到六十二年，共寫了八年，其中只有一篇曾入選「六十二年度短篇小說選」，餘皆籍籍無名。六十三年以後，因結婚生子，封筆至今，未能再創作，因此在此只能以一個平凡的讀者的身份來投書。

祝 好！

倪瓊湘 上

編輯先生：

這一期（八八期）「書評書目」，不見了隱地先生的「後窗」專欄，心裏頭感到悶悶的，大概是沒有「後窗」，空氣無法對流，加上天氣燥熱，亢旱嚴重，而起的感覺吧？

上期看到隱地的「誰能幫助我」後記，即感到隱

地先生似乎有點「洩氣」，不復他的文章給人的意氣昂揚、理直氣壯、思路明快的印象，果然這一期「後窗」就扁上了，我想這不但是讀者的損失，更是「書評書目」的損失，希望你們能再力促隱地先生「後窗」再開，不然我們可得不顧節約能源的呼籲而裝起「冷氣」來了！

讀者 張復連

八月五日

主編先生大鑒：

因感於「書評書目」對圖書粗製濫造的聲討非屬姿態，引發了執筆寫這封信的衝動。

書法藝術中有「雨夾雪」一語，指行草的字大小不一，若天空落雨兼飄雪花，極參差躍動之美。沒想到今日的出版業也體會到其妙，紛紛模仿起來。他們把一套書切得大小不一。

一套書八本，三冊穿線裝訂，五冊錢針裝訂。是老闆要節省成本，反正預約書款早進了荷包，手下人弄鬼，還是裝訂工廠偷工呢？

一套百本名叫近代小說史料叢刊的書，收了蔡元培的「石頭記索隱」和一些翻譯小說，都說得過去；但是，把哀思錄也收進來充數，「綠野仙踪」改名「

金不換」騙讀者的錢，就出格啦！

他們有時把書的內頁用兩種或三種紙張印刷，新書還不大看得出來，稍經時日變成夾心食物一般，至不雅觀。

某些塑膠套會縮小，使書的封面翹起或皺裂，去掉書套，那留下一如包子口的摺痕，再也抹不平。

有本名叫美華大辭典的書，書上印着「華視講座」某教授主編，其實是部國中學生適用的圖解辭典。封面與扉頁的書名不同，一奇。扉頁上說「彩色印刷」，事實全是「黑白」，二奇。

有家出版社在報上刊出套色的宣傳圖文，說他們編了一部「創舉」「光榮」「大突破」的辭典。從耗資約五百萬元及費時數年的不確定數字上，不難看出又是一部拼命省開銷且在快馬加鞭下完成的製作。因為急烤無好餅，趕編無好書，那位掛名校訂的某教授，爲了幾貫「非敬」弄得烏嘴黑鼻，恐怕得不償失吧。

單看他們登在廣告上的樣本，把「補訂」（補釘）的「訂」字改成「巾」的偏旁，收在「巾」部，就未慎重考慮。不錯，「字彙補」上收此語：「補衣裳曰補釘。」但編訂辭書不能單靠剪刀漿糊。「字彙補

「是否有誤，我不敢說；那六個字的釋說與今日實際用法抵觸則屬事實。「補」和「連」不同，前者用布補破處，後者用線縫綻、破處。捨「訂」的寫法不見人用不談，這部將於九月一日問世的「國語」辭典，這樣解釋這個字：

「形聲（動）補訂，是縫補衣裳。」

其謬誤至少有如左二點：

①詞性。既然「補訂」是「縫補衣裳」，「補」字才是動詞。「訂」爲所補的東西，絕對是名詞。國語單一個「訂」字不用，「補訂」二字必連在一塊用。國語辭典的釋義：「衣服破損加以補綴處。」再從「打補訂」「補補訂」「縫補訂」「來個補訂」等慣用語上考察，「補訂」也是名詞。②釋義。「補訂」指一切織造品皮革的縫補處，帳篷、糧袋、包袱、手帕、頭巾、衣服、臥具、鞋、帽子、襪子全包括在內。大甲席、尼龍席假如有洞要補，也是「補補訂」。連雕蟲者在稿箋上挖補，也能說是「補補訂」。「布袋和尚」只有「指彌勒佛」四字的注解。我們的學子要這種簡陋的辭典做什麼？這般草率從事的辭典怎能達到「無論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各級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，均可適用」的境地？未具國語品詞辨別能力的人也敢編辭書而不藏拙，勇氣可嘉！

奸商、盜匪只圖人錢而已，却給予受害人十分寶貴的經驗。而劣質辭書會貽害無窮，它促使早已低落的國文水準更低落，它促使填鴨模式下的學子更討厭學習，甚至由於升學考試成績欠佳而參加惡少組織斷混。這等破壞我文化大國根柢的傢伙著實可恨！

寫到這裏，忽然想起李涉「井欄砂宿遇夜客」那首詩，馬上把它改幾個字一抒感慨，作爲這封信的結束：

「風雨飄搖江上村，書坊老閨夜敲門。相談何必驚騎劫，道德而今不足尊！」

打擾您。敬祝

公私迪吉

江上村 上

編輯先生：

這期「書評書目」新開「雙不齋談書」林雙不先生選談的書都還不錯，使貴刊更能掃視及市面上在「活」的書。

但是雙不先生的文章有一毛病，就是稍涉「流氣」，個人不否認林雙不先生那樣談書比較「可讀」，而且可能也是一個特色，但是，和您們的風格有點不調和，還好只是「稍涉」，但是，我是考慮到如果再「多涉」一點的情況，所以不揣冒昧「批評」了雙不先生一下，還望雙不先生包涵。讀者 林雙木

八月十八日